



新莎士比亚全集

---

THE NEW COMPLETE  
WORKS OF SHAKESPEARE

---

V

---

河北教育出版社



# 新莎士比亚全集

第五卷

悲

方

平译



Shakespeare



莎士比亚像

(立于上海戏剧学院。吴慧明作，方平损赠)

## 目 录

---

|     |                 |      |
|-----|-----------------|------|
| 1   | 李尔王.....        | 方 平译 |
| 231 | 麦克贝斯 .....      | 方 平译 |
| 397 | 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 | 方 平译 |

# King Lear

## 李 尔 王

方 平译





## 前 言

在莎士比亚写下他的著名的悲剧《李尔王》之前，李尔王和三女儿的故事早已成为家喻户晓的英国民间传说了。这一传说表达了人民对于那些口蜜腹剑的阴谋家的谴责，同时也可以说，这个故事总结了人们在复杂的现实生活中得出的经验教训：现象和本质、外表和内容，往往有很大距离；“金光灿烂的不全是黄金”（《威尼斯商人》）。人们可要警惕，决不能像那老年懵懂的国王一样，为表面的现象所迷惑。大女儿、二女儿说得天花乱坠，却原来是狼心狗肺；最小的女儿质朴无华，却最有孝心。从这一意义上说，李尔王和三女儿的传说带有寓言的性质，它是人们千百年来经验教训的一个概括。

在莎士比亚以前，用各种体裁写成的李尔王的故事（传记、叙事诗、剧本等），总是以老王重登王位为结束。莎士比

亚第一个打破苦尽甘来的格局，把李尔王的遭遇写成了巨大的悲剧，使它超乎一般的道德教训，获得了远为深刻的社会意义。剧作家利用这么一个现成的题材，为我们描绘了旧社会的经济基础已开始动摇，封建旧秩序摇摇欲坠的一幅图景。这是一幅色调阴暗的画面，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家庭的悲剧。这里是整个封建统治阶级间，为了争夺国土、采邑、爵位、财产，以至情人，不断演出的骨肉相残的惨剧。在第一幕第二景里，葛乐斯德这样叹息道：

骨肉至亲，翻脸无情；朋友绝交；兄弟成了冤家；城里骚动；乡下发生冲突；宫廷里潜伏着叛逆；父子的关系出现了裂痕……从前那种好日子已经过完啦！现在是天下大乱，阴谋、虚伪、奸诈，要把我们一直送进坟墓，再没有一个太平！<sup>①</sup>

我们几乎可以把这一番话当作整个悲剧的一个故事提纲。这不是封建旧秩序、旧道德行将崩溃的前夕的一幅图景吗？虽然在戏剧中不曾把“城里骚动，乡下发生冲突”的场面直接搬上舞台，没有把阶级对立的尖锐矛盾组织进故事线索，但是莎士比亚仍然展开了一幅比历来传说广阔得多的社会背景；而对于腐朽的统治阶级内部那种“骨肉至亲，翻脸无情”、“兄弟成为冤家”，剧作家以巨大的艺术功力作了深刻

---

<sup>①</sup> 引自第一幕第二景。

的揭露和讽刺。

舞台上呈现出乌云密布、雷电交作的荒野，低沉的气气压迫得使人透不过气来。然而黑暗并没有吞没一切，就在痛苦和绝望的顶点，忽然雨过天晴，在一片明净的阳光中出现了皎洁的柯苔莉亚的形象：从刚苏醒过来的李尔王的眼睛里看出去，她是从天而降的精灵。柯苔莉亚卫护父王，和贡纳莉，瑞干她们的军队苦战，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人文主义者的理想和封建主义者的贪婪、残暴、淫乱等丑恶思想的一场冲突。

在这个悲剧里，显然交替出现这样两类矛盾、两种性质的冲突：一、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和冲突；二、广大人民以及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站在人民一边的人文主义者跟没落的封建统治阶级的矛盾和冲突。戏剧的重点在揭露第一类的矛盾和冲突；这也应该是作品的最有价值的部分。

莎士比亚在写这个悲剧时，相应地交替运用了两种不同的创作方法。就其对于腐朽没落的封建阶级的无情揭露而言，它是最富于现实主义精神的；另一方面，《李尔王》中的激情，犹如翻江倒海，往往借助于奔放不羁的浪漫主义手法。大致上，在深刻揭示第一类矛盾时，诗人运用的是现实主义手法，在逐渐展开第二类矛盾时，浪漫主义的气氛显得相当浓厚。

英国诗人和评论家柯勒律治在论述这个悲剧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是他又认为：《李尔王》的故事情节（指李尔王的轻信，父女间的冲突）是“从一个万难置信的假定生发

出来的”，“李尔王在第一景里的行为是信不过的”。

如果真是这样，那又怎么能说《李尔王》是一部“严肃的剧作”呢？所以他接着又说明：“这本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古老传说，深入人心，大家再不去追究，因之也就不会发生不能置信的问题。”他把悲剧开头部分的情节看作是一个假定，又进一步说这个假定“仅是一幅画布，借以描绘人物的性格和人类的激情”罢了。<sup>①</sup>

这样，他把人物的行动和人物的性格、人物的社会环境截然分开了。

他的这一见解得到一些西方评论家的附和。<sup>②</sup>挪威的莎士比亚研究者厄克霍夫在他的《莎士比亚——第三等级的发言人》一书里发表了同样的见解：

李尔王的罕见少有的天真，真叫人难以置信；开头第一景除非当作传统看待，否则就很荒唐；换句话说，我们绝不能拿现实主义看待这个戏剧的这段情节。如果我们接受了这段情节——或者不计较它的弱点——那么随之而来的处理就给人更深的印象。<sup>③</sup>

---

① 见柯勒律治的《讲稿集》第125页（“万人版”，1930年）。

② 有些西方学者如吉特勒其，不像柯勒律治那样说得绝对，但同样以为这里存在着从传说中保存下来的非现实主义的细节。（见Kittredge: Complete Works of Shakespeare, 第1196页）

③ 引自L. Eckhoff:《Shakespeare, Spokesman of the Third Estate》，1954年版，第22页。

这些评论家好意地试图为他们所赞赏的悲剧“护短”时，却割断了这个悲剧的现实生活的基础，它仿佛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了。

至于伟大的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出于他对莎士比亚的偏见，更指责这个悲剧的情节是任意安排。他说：“李尔没有任何必要和原因而必须退位。同样地，他跟女儿们活过一辈子，也没有理由听信两个大女儿的言辞而不听信幼女的真情实话；然而他的境遇的全部悲剧性却是由此造成的。”<sup>①</sup>

第一幕第一景是我们理解整个《李尔王》的起点。我们把莎士比亚这个悲剧的开始部分当作不必真有其事、也不必信以为真的寓言呢，还是把它看成现实生活的一幅缩影、一个环节，衔接着历历可数的过去的经历和转眼即将来到的祸机？这首先得看我们对李尔王当众驱逐爱女、谏臣的行为作出怎样的判断。

以常理来说，李尔王的性格的确暴躁得不近人情；他的喜怒无常，不仅令人难以忍受，而且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法兰西国王问得好：

这真是太奇怪了，  
方才，她还是您掌上的一颗明珠，  
您赞不绝口的话题，老年的安慰，

---

<sup>①</sup> 引自《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杨周翰编选）1979年版，第502页。

最好，也最受宠爱；怎么一转眼，  
竟犯下滔天大罪，就此剥夺了  
她承受的层层恩宠！……

谁都想不到这位贵宾接着会提出那样坦率的责问来：“否则，你当初口口声声说爱她，就未免爱得没有个名堂。”李尔王将怎么回答呢？满朝文武惊恐不安，屏气敛息，等待暴跳如雷的老王开口。他竟是无言以对。

他就是没法说清楚他为什么会这么干——他后来还惶惑不解地问自己呢：

一丁点小缺点罢了，  
唉，怎么在你柯苔莉亚身上啊，  
就这么刺眼，像毒刑般难以忍受，  
逼得我违反了本性，从我心坎里  
割断了亲子之爱，反成了毒恨。<sup>①</sup>

李尔王自己说不明白，不等于说，我们对于他的反常的行为无法作出解释了。

不要把李尔王当作一个普通人去衡量，他是封建统治阶级中的最高统治者——国王。他长期生活在一呼百应的宫廷里，周围的每一个人都争先恐后地向他献媚邀宠，都一步不

---

① 引自第一幕第四景。

离地环绕着他的意志打转。一切都以他的好恶为好恶。他的是非就是普天下人的是非。无耻的奉承和谄媚像一片浓重的毒雾紧紧地裹缠住他。年深月久，他就像一个上了瘾的吸毒者那样，奉承和谄媚成为他生命中不可缺少的必需品了，他一刻都离不开那一片歌功颂德。他感到了一个吸毒者的乐趣。他晕头转向了，飘飘然了，羽化而登仙了，仿佛自己当真处在宇宙的中心。他的意志就是主宰宇宙的法律，他的一句话就是使众生万物欣欣向荣的阳光，使大地震颤的雷霆，他的一呼一吸就是披覆高山大海的烟雾云霞……

但是无情的现实，就跟他那两个坏女儿一样地没有人性，而且跟她们一样，在等候它的时机：决不容许哪一个人这样妄自尊大、作威作福而不受到应有的惩罚。这是“大自然”的意志，这是现实生活中铁的规律。李尔王没有能逃过他应得的惩罚，终于从他那宇宙的中心，一落千丈地跌进了现实生活的尘埃中。他发觉自己被抛弃在狂风暴雨、雷电交作的荒野上，只剩下傻子一个人同情地听着他仰天大喊大叫道：

你们是一帮狗腿子，跟两个狠毒的  
女儿一起串通了，摆开了阵势，  
高高在上，来糟蹋这么一个  
白发苍苍的老头儿！<sup>①</sup>

---

① 引自第三幕第二景。首句“你们”，指风雨雷电。

这时候，对于他，不仅天地变色，连整个宇宙都忽然颠倒过来了！他就像顶地立天、头下脚上，颠倒竖着那样感到一阵强烈的眩晕。整个人生失去了支撑的重心。从他眼里望出去，一切事物，整个世界的面貌，都翻了一个个儿了。那两个甜言蜜语、自称把父王看得比生命还宝贵的女儿，一个个露出了狰狞可怖的面目……而他，威严煊赫的君主，只是个“逃不过命运玩弄的倒楣人”<sup>①</sup>罢了。

他那以自我为中心的精神世界，经受不住现实世界的猛烈冲击而崩溃了。他疯了。

对李尔王说来，这场挟着闪电和霹雳而来的暴风雨是一次精神上的洗礼，是一剂医治重病的烈药。他疯了，但是他的发疯却正是他开始清醒地重新认识现实世界，清醒地重新认识自己的起点；他的发疯正是他头脑清醒的开始。你听听他是怎样说的吧：

从前他们像狗一样讨好我，说什么我黑胡子还没长出来，先有了白胡子的智慧。我说一句——不管说的是什么，他们就应一声“是！”或“不是！”只管念着“是”、“不是”，这算什么拜神念经啊。那一天，大雨把我淋透了，大风刮得我牙齿儿打战；我大叫不许打雷，可是雷偏打个不停！这一下我看穿了他们，这一下我把他们的气味儿嗅出来了。滚吧，他们的话信不得！——他

---

① 引自第四幕第六景。

们对我说，我的意志就是一切——撒什么谎！——我还免不了打寒颤呢。<sup>①</sup>

在振聋发聩的雷声轰鸣中，在霎时间划破长空的闪电照耀下，他忽然看清了自己罪恶的过去，看清了把他团团包围住的罪恶的宫廷。这一段暴风雨中的独白，论者向来很少提到，却是非常值得注意的。莎士比亚对于人性的扭曲有多么深刻的理解啊。

“说什么我黑胡子还没长出来，就有了白胡子的智慧”，他还是个没长胡子的小哥儿呢，谄媚的毒汁就开始毫不放松地向他的幼小的心灵灌注了。不需要人生的经验，就有了人生的最高智慧，听着这话是多么得意啊！——他是个神童。

“我说一句——不管说的是什么，他们就应一声‘是！’或‘不是！’”凡是他的话句句都对，一千个对，一万个对。他成为真理的化身了——他是个大圣人。

最后，那些卑鄙无耻之徒，出于他们的罪恶的目的，甚至把李尔王捧成了至高无上的尊神。看来连宇宙万物都得听他的指挥呢。他就是自然规律本身，不，甚至超乎自然规律。“他们对我说：我的意志就是一切。”而这个长期被玩弄、精神上中毒太深的老头儿，竟像低能儿般地信以为真——他是个能够呼风唤雨的尊神。“那一天，大雨把我淋透了，大风刮得我牙齿儿打战；我大叫不许打雷……”

---

① 引自第四幕第六景。

为了避免冲淡悲剧的气氛，莎士比亚没有把“我大叫不许打雷”的荒唐可笑的场面搬上舞台，但是他却在舞台上动用了像电影般的倒叙镜头，回过头来向观众交代了作威作福的李尔王在精神上日积月累的中毒深到了什么程度——当他第一次上场时，他对他本人，那个在自己心目中被无限扩大的投影，早已产生了自我崇拜和个人迷信。他还有什么蠢事干不出来呢？

莎士比亚的描述力透纸背，深入到主人公的精神世界，追叙了他的心灵历程，从而把人物的悲剧性格的形成过程充分揭示出来了。

在暴风雨的荒野上，他说出了一句给人印象很深的话：

我是个犯不了多大罪、却受尽了罪孽的人。<sup>①</sup>

他终于承认自己“犯不了多大罪”——这是他生平从来没有过的事，虽然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整个一生是错误的、可耻的一生。他开始想到了别人，那些受苦受难的人——这也是他生平从来没有的事，他向来是个惟我独尊的人啊：

---

① 引自第三幕第二景。

荣华富贵……到外面来领受一下穷人受的罪吧，<sup>①</sup>

李尔王的性格开始转变了。我们开始同情李尔王。我们同情他，因为在那个罪恶的封建统治集团中，他还不是最叫人憎恨的一个，尤其是，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落到十分悲惨的境地之后，他对自己开始有了新的认识，也有了转变。李尔王不得不在他的两个坏女儿中作一个选择时说过的那一段话，在某种意义上，对他本人同样适用：

连狼心狗肺，也看来和蔼可亲——

只因为还有人心肠比他的更狠。

算不得绝顶可恶，就有了可取之处。<sup>②</sup>

莎士比亚这样处理了悲剧《李尔王》的结局：他失去了王位，但是恢复了人性。他临终的最后悲号，不是为着他当初那么迷恋的煊赫的排场，帝王的尊严；而是为着当初曾被赶出宫外、受过他诅咒的小女儿，现在正贴紧地抱在他怀里：

你一去再也不回来了！——永远——永远——

---

① 引自第三幕第四景。

② 引自第二幕第四景。